

自卅一至卅五

□ 12

3084

7



12
3084
卷 7

大學衍義卷第三十一

誠意正心之要二

戒逸

書益曰吁

嘆

戒哉儆戒無虞

虞度

罔失法度罔遊于

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

熙

熙廣也

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

違皆也干求也

罔拂百姓

以從已之欲

拂違

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臣按此益戒舜之辭也既吁而後戒又申之以儆

戒深言治安無虞之世可畏而不可恃也夫治安

之世易失者法度易縱者逸樂故首言之若任賢

之不可不專去邪之不可不果謀事未合於理之

不可成與夫違道以求名。咈衆以徇欲。皆枚數而告戒之。而終之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蓋治亂之源。在人主之一心。能守法度。不縱逸樂。則其心正矣。然後於人之賢否。知所用舍。謀之是非。知所決擇。心志洞然。無一蔽惑。則於逆理逞欲之事。自不肯爲。又必常憂勤。常兢畏。而不以怠荒間之。然後中國尊而四夷服。其效有不可揜者。益之進戒。始於君心。而終於君心。此自古聖賢傳授之要法也。晉武帝混一天下。唐玄宗身致太平。皆以逸樂怠荒。召戎狄之釁。其流禍至於數百年。然後知聖賢之言。爲萬世之著策。其可忽諸。

臯陶曰。無教。逸欲。有邦。

臣按此臯陶戒舜之辭。逸。謂燕安怠惰之私欲。謂奢靡荒淫之好人主一身。天下之表倡也。故當以勤儉而率諸侯。不可以逸欲教有邦。夫所謂教者。非昭然示人以意嚮也。逸欲之念。少萌于中。則天下從風而靡矣。此臯陶所以倦倦也。

倦倦。憂也。

禹曰。無若丹朱傲。

丹朱。堯子。不肖。

惟慢遊是好。傲。雷是作。罔

晝夜頡頏。

貌。傲。雷。

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

殄。絕也。

予創若時。

創。懲也。

娶于塗山。

國名。

辛壬癸甲。

辛日娶妻。甲日復出治水。

倡。顏會。不。智。言。導。也。引。也。先。也。與。嚮。同。古。傳。內。外。倡。和。爲。志。史。記。私。言。一。倡。而。三。嘆。

啓呱呱而泣

啓禹子

予弗子唯荒度土功

荒大也

臣按此大禹戒舜之辭丹朱之不肖其惡多端禹獨以傲之一辭斷之傲者驕怠之謂此衆惡之源也故所好者慢遊所作者傲雩不分晝夜而肆其頡頏之狀無水而強行舟羣淫而亂家政所以殄絕其世也禹以儆戒之心懲其若此是以有室而弗遑居有子而不暇愛獨於平水土之功不敢後焉朱惟驕怠是以騁欲禹惟儆戒是以忘私其言之於舜亦以戒舜也夫舜以大聖之姿安有可戒之事而益以怠荒戒皐以逸欲戒禹又以傲雩戒

豈憂其有是而豫防之邪抑知其無是而姑為是言邪人心惟危自昔所畏雖聖主不敢忘操存之功大臣事聖主不敢廢規儆之益後之君臣宜視以為法

太康失邦

夏后氏也

昆弟五人須于洛之汭作五子之歌

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酣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臣按大禹之訓凡六言二十有四字爾而古今亂亡之釁靡不由之凜乎其不可犯也古詩之體實原乎此意者大禹為之使子孫誦而傳之乎為人

主者以此大訓揭之坐隅銘之楹席若古聖人儼
臨乎前則保國之金湯全生之藥石也

仲虺之誥

仲虺作此以告成湯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

王謂成湯

邇近也

德懋懋官

懋勉也

功懋懋賞用人惟已改過不

吝

臣按淫聲美色者迷心之鴆毒故湯弗邇之珍貨

厚利者害義之稂莠故湯弗殖之人欲消亡天理
昭著是以勉於德者必勉之以官勉於功者必勉
之以賞用人之善由已之善已有不善則改而從
善公平正大卓犖明白其原皆自不邇不殖始然

則人主之心其可使有一毫物欲之累哉

伊尹作伊訓

訓大甲也

曰嗚呼先王肇修人紀

肇始也從諫

弗咈

弗違也

先民時若

先民猶言古人時是也若順也

居上克明爲下克

忠

爲去聲

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

檢爲約也

以至于有

萬邦茲惟艱哉敷求哲人

敷廣也哲人賢哲之人

俾輔于爾後

嗣制官刑儆于有位

儆戒也

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

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

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

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

亡臣下不匡其刑墨

匡正也墨者貪以敗官之刑

具訓于蒙士

蒙童

家鳴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臣按伊尹先言成湯所以治已者而後述其所以治人者此身教之義也蓋自夏桀之亂綱常掃地湯始修而正之惟忠諫是從惟先民是順居上則能明其德爲下則能盡其心恕以及人故不求其備嚴以律身故如恐弗及積行累善如此以至于有天下其惟難哉成湯念得之之難懼保之之不易也於是廣求賢哲以輔後人又制官刑以儆有

位蓋將維持王業於無窮也巫歌舞以樂神者也故常舞于宮酣歌于室是爲巫覡之風殉猶殉葬之殉陷身于貨色之中不知省悟又常于畋獵不知止息是爲淫佚之風侮嫚聖人之言違拂忠直之士踈遠耆艾之德親比頑嚚之童是爲悖亂之風三風其綱而十愆日也卿士有其一家必喪諸侯有其一國必亡臣下不能諫正者繩以敗官之罪其刑墨童蒙之士則以此訓之夫自卿士以至諸侯或蹈其一猶有喪亡之禍况天子乎故伊尹以此訓太甲欲其敬厥身而念之不忘也愆雖有

十苟能敬則十者俱泯一不敬則十者俱生故敬之一辭乃治三風弑十愆之藥石也篇將終又深歎聖言之彰明與天命之難保以警動太甲之心與其必聽真所謂社稷之臣與

武王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燬西戎遠國

底致也犬高四尺曰燬太保乃作旅燬太保三公之官召公奭也曰嗚呼明

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

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

叔之國時庸展親庸用也展布也人不易物易讀如輕易之易惟德

其物德盛不狎侮狎侮小人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

罔以盡其力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玩人喪德玩者戲之謂

玩物喪志志以道寧言以道接不作無益害有益功

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

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

則迹人安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矜謹終累也

大德為山九仞八尺曰仞功虧一簣簣取土器允迪茲生民保

厥居惟乃世王

臣按西旅獻燬而未受也召公已作書戒王古者人臣之格君心皆於過失未形之際不待已形而後言也夫明王敬謹其德豈欲四夷之我賓哉

而賓貢乃有不求自至者然其所獻不過服食器用而已無它玩好也王乃以其物錫異姓之諸侯以示德之所致俾無廢其所職若寶玉則分于同姓之國以布親親之恩於是人不以物視物而以德視物受其賜者無敢慢易而各思勉其德焉夫有德者必敬敬則不狎侮若狎侮君子則君子去之而無以盡其心狎侮小人則小人怨之無以盡其力召公先言慎德至此又以狎侮爲戒蓋不敬乃敗德之源故也物之誘人因視聽而入目悅色耳悅聲苟非心有所主未有不反爲耳目所役者故必使耳目聽命於心而後可也心得其職則百廢正猶官得其人而庶事修也玩人喪德即上文所謂狎侮也玩物喪志即上文所謂役耳目者也玩人則以人爲戲輕薄嫚易未有不喪其德者玩物則以物爲戲荒縱淫佚未有不喪其志者然則何以寧其志曰道而已道者人心之正理以道養心則物欲不作而恬愉安平是之謂寧衆多之言交至吾前何以應之曰道爲權是非當否折之以理雖詖淫邪遁其能遷乎舜以危微精一告禹繼之曰無稽之言勿聽此内外交養之方也召公之意

其在於是世之人主於有益之事多不肯為而惟
 無益者是為故心志分而功不成於有用之物多
 不知貴而惟無用者是貴故征求多而民不足惟
 知本務實者不然工商之巧不如農桑之朴錦繡
 之奢不如布帛之溫推類而言莫不然也小駟乘
 而晉師以敗非土性也晉惠公與秦人戰乘小駟
 鄭出也故敗見獲於秦事
見左白狐入而荒服不至好珍奇也周穆公伐犬
 戎得白狐白
傳白狐入而荒服不至好珍奇也周穆公伐犬
 戎得白狐白
鹿以歸荒服遂千里馬之却漢文所以有道事見
 後卷
不至事見國語魏氏所以不長魏文帝喪服未除遣使
 於孫權求聞鳴事見三
國齊不寶徑寸珠而寶檀子敵以畏楚不寶白珩

而寶觀射父國以強凡此皆後世事而召公之言
 無一不驗者此其所以為聖賢與篇將終又歎息
 而言蚤夜無或不勤前言謹德欲其不嫚此言勤
 欲其不怠謹者嫚之反也勤者怠之反也人主能
 謹而不嫚能勤而不怠其事畢矣行者德之積微
 者鉅之積一行不謹全德之累微其少忽鉅者不
 成又以為山譬之九仞之功虧於一簣不可也萬
 年之業隳於一旦其可乎苟能信蹈乎茲則民生
 安其居民生安則王業永矣夫以武王之聖而召公
 戒之勤勤懇懇至於如此後世人主其可以已德

大學衍義卷三十一
為既足而厭箴規之論乎

周公作無逸

戒作此以

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

所猶先

知稼穡之艱難

種曰稼成曰穡

乃逸則知小人之依

依所謂小

以為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

生也

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

乃逸則知

乃逸乃諺

諺鄙語也

既誕

誕妄言也

曰昔之人無聞知

昔之人指父母也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

在殷王中宗

戊即殷太嚴恭寅畏

敬也

天命自度治

民祇懼

不敢荒寧

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

其在

高宗時舊勞于外

暨及也

爰暨小人

父小乙今居民間習民

事作其即位

也作起

乃或亮陰三年不言

亮信也其難

不言言乃雍

雍和

不敢荒寧

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

特或怨肆

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

其在祖甲不義

惟王舊為小人

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

能保惠于

庶民

保安也

不敢侮鰥寡

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

年自時厥後立王

生則逸

謂商之

生則逸不知稼穡

之艱難

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

自時厥後亦罔

或克壽

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周公

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

王季克自抑畏

也抑謙

文王

卑服即康

功田功微

柔懿恭

微美也懿

懷保小民

惠鮮鰥寡

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

王不敢盤于遊田

也盤樂

以庶邦惟正之供

也供貢

文王

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

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

也淫過

以萬民惟正

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

否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

臣按呂祖謙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無逸者

天德也亦君德也君子所其無逸者凡人乍勤乍

惰蓋亦有無逸之時然能暫而不能居非所其無

逸者也惟君子以無逸爲所如魚之於水獸之於

林有不可得離者焉或慕而爲之或勉而行之皆

非所其無逸其視乾健不息之體猶二物也先知

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此非始於憂勤

終於逸樂之論也蓋言備嘗知稼穡之艱難乃處

於安逸則深知小人之所依依者小民所恃以爲

生者也未嘗知稼穡之艱難而遂處安逸興一宮

室起一力役視之若易然而民有不得其死者矣

成王生於深宮而遽處人上周公深爲之懼故以

此言警之若以始勤終逸釋之是乾健之體有時

而息矣後世漸不克終之患未必非此論啓之也

相厥小人以下蓋引閭里近事明之也乃逸者縱

逸自恣也。乃諺者縱逸則所習者下。委巷謠諺常誦於口也。旣誕者長惡不悛。遂至於誕妄也。若非誕妄則必訕侮其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自以爲然而反以老成爲愚也。劉裕奮農畝而取江左。一再傳之後。子孫見其服用。反笑曰。田舍翁得此亦過矣。此所謂昔之人無聞知者也。以成王之中材。向使管蔡得志。日夜扇惑戕賊之。安知其不以后稷公劉爲田舍翁乎。臣謂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而遽處安逸。所以誕妄侮厥父母。餘則祖謙盡之。祖謙又曰。此舉無逸之君以告成王。歎息而謂

之。我聞蓋其語有所自來。欲成王敬聽之也。嚴則謹重恭則降下。寅則肅莊畏則兢業。合而言之則敬而已矣。天命自度言中宗常以天命自律也。維天之命存於心。流行於天下。著見於祲象。內體道心之微。外觀天下之公。仰因祲象之示。參驗省察。不違其則。所謂以天命自律也。因桑穀之變而修省。此則天命自度之一端耳。治民祇懼不敢荒寧。天人一理。旣畏天命。必不敢輕下民。中宗之敬則然矣。所以享國七十五年。何也。惟敬故壽也。主靜則悠遠博厚。自強則堅實精明。操存則血氣循軌。

而不亂收歛則精神內守而不浮至於儉約克治
去戕賊之累又不在言凡此皆敬之方而壽之理
也自此而下至于文王皆眉壽無有害者莫非此
理也孔子言仁者壽仁其體敬其功與無逸互相
發也無時或怨則非特不怨蓋無怨之根矣高宗
之所以壽固無異於中宗然言享國五十九年於
小大無時或怨之後蓋民氣大和導迎善氣是亦
壽考之理又發此意以深勸成王下章論文王之
咸和萬民亦此意也

臣按舊說以祖甲爲太甲考諸史記祖甲者高宗
之子祖庚之弟也鄭玄曰高宗欲廢祖庚立祖甲
祖甲以爲不義逃於民間與不義惟王之說叶而
以邵雍書參之祖甲享國三十有三年世次又正
在高宗之後故知非太甲也

蘇軾曰人莫不好逸欲而所甚好者生也以其所
甚好而禁其所好庶幾必信此無逸之所爲作也
然猶有不信者以逸欲爲未必害生也漢武帝唐
明皇豈無欲者哉而壽乃如彼夫多欲而不享國
者皆是也漢武明皇千一而已飲醢食野葛者必
死而曹操獨不死亦可効乎

呂祖謙又曰商周猶異世也文王親成王之祖也故復舉文王之無逸以告成王言愈近而意愈切矣厥亦云云者將論文王之無逸先言淵源之所自也凡有血氣每患於上陵學問之道無他下之而已矣損抑祇畏所以下之也太王王季所以克自抑畏則其用力於無逸者深矣是乃文王無逸之淵源文王則由父祖之抑畏而至於作聖者也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者言其自奉之薄而專意於安養斯民耳卑服蓋舉一端宮室飲食自奉之薄皆可推也物莫能兩大厚於奉已必薄於恤民

文王於衣服自奉之屬所性不存漠然未嘗留意也則其力果安用哉即於康功以安民即於田功以養民而已力不分於奉已故功全歸於恤民也微柔柔之微美者也懿恭恭之淵懿者也凡人之柔巽謹愿不謂之柔恭不可也其視微柔懿恭意味光輝則大不同矣於民言小者蓋匹夫匹婦未被其澤則其懷保猶未周也於鰥寡而言惠鮮者鰥寡窮民垂首喪氣文王惠綏之莫不鮮鮮然有生意也當是時紂方在上毒痛四海文王處方伯之位而欲咸和其民戛乎有杯水勝火之難推望

道未之見之心勤而日勞自應至是也然亦豈若
後世量書傳餐代有司之任者哉立政言罔攸兼
于庶言庶獄庶慎則所謂不遑暇食者其勤勞必
有在矣讀無逸則見文王之勞讀立政則見文王
之逸豈相爲矛盾者哉於至勞之中有至逸於至
逸之中有至勞也遊田國有常制至於盤于遊田
則以是爲耽樂固文王之所不爲也不曰不爲而
曰不敢者翼翼之小心也以遊畋之簡則可知其
用之約旣無橫費自無過取所以庶邦之貢於文
王者於正數之外無一毫之加也文王爲西伯所
統之庶邦蓋有常供其在春秋諸侯貢於伯主者
班班可見此章論文王之家法故凡無逸之條目
如崇儉素重農畝恤窮困勤政事戒佚游損橫歛
大略皆備其稱文王之壽即前章之意以此防民
後世猶有妄爲文王憂勤損壽之說以啓人主之
好逸者

又曰無逸雖戒成王實欲後世子孫共守此訓故
以繼自今嗣王言之觀覽以舒其目安逸以休其
身遊豫以省風俗田獵以習武備爲人君所不能
無也特不可過而已過則人欲肆而浸入于亂亡

矣故周公之戒嗣王不使之無觀逸遊田而使之無淫於觀逸遊田淫謂過也苟必欲絕之使無則迫蹙拘制鬱而不伸非所以養德也前稱文王此戒嗣王皆先言簡遊田而繼以惟正之供蓋欲禁橫歛必先絕橫歛之源觀逸遊田者橫歛之源也淫于四者侈費無度其勢不得不橫歛四者既省用有常經自應以萬民惟正之供也九貢九賦什一之制皆名正義順天下之中制過是則害於理財正辭之義也人之始耽樂者每自恕曰吾惟今日耽樂耳一日放逸所害幾何抑不知是心一流

則自一日而至于二日自二日至于終身不及也故周公先塞其源戒之以無敢皇暇曰今日耽樂下無以示民而非民攸訓上無以順天而非天攸若可謂有莫大之愆而非小失也一日耽樂周公禁之如此其嚴蓋人主不可使知耽樂之味苟開其一日之樂以為无傷逮其既葺此味則寢深寢溺矣

臣按無逸一書前舉三宗後舉文王俾成王知所以法又舉商王受俾成王知所以戒受之惡無所不有而酗于酒其最也人无智愚皆知憂勤者必

享國而逸欲者必戕生惟其沉酒于酒心志昏亂則雖死亡在前亦不知畏故欲無逸則不可酗酒

孟子曰國家間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

詩云鸛鳴之篇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徹取也桑土桑根之

皮綢繆牖戶綢繆纏綿補葺也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

為此詩者其知道矣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今國家間暇及是時般樂怠傲是自求禍也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

臣按孟子引鸛鳴之詩以為彼羽毛微類而能於

未雨之時豫為之備如此今國家間暇不能脩明政刑顧乃翫細娛而忘大患可乎昔人有言燕雀處堂母子相安自以為樂也突決棟焚而母子恬然不知禍之將及是燕雀之智不如鸛鳴遠矣為國者必能憂勤兢畏以圖安而不為盤樂怠傲以自禍庶幾免於燕雀之譏乎

梁王觴諸侯於范臺臺名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君與避

席擇言曰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其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齊桓公夜半不寐也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

味而進之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曰後世必有以

味亡其國者晉文公得南之威美婦人也三日不聽朝遂

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壯

王登強臺臺左江而右湖其樂忘死遂盟強臺而弗

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今主君之罇

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閭

須白台閭須皆美婦人南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夾林蘭臺皆甚

榭強臺之樂也兼此四者可無戒與梁王稱善相蠶

臣按四者之欲人之所同惟聖賢則能以道勝欲

故大禹絕旨酒而不御晉文推南威而遠之楚莊

盟強臺而不登晉楚之君雖未可與大禹同年而

語其勇於自克亦可尚也齊威雖知原味之亡國

而寵任易牙至于終身卒以召亂是自言之而自

蹈之也物欲之伐人至為可畏惟人主一以大禹

為歸推惡酒之心以御羣物而深戒齊威之不勇其

幾庶乎

唐太宗時張蘊古上大寶箴曰樂不可極樂極生哀

欲不可縱縱欲成災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彼

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羅八珎於前所食不過適

口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勿內荒於色勿外荒

小人

於會勿貴難得貨勿聽亡國音內荒伐人性外荒蕩人心難得之貨侈亡國之音淫

臣按大寶之箴亦

丹宸之良規也故剡取其略以備

覽觀焉

以上總論逸欲之戒

大學衍義卷之三十一終

大學衍義卷第三十二

誠意正心之要二戒逸欲

微子商書篇名父師箕子若曰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沉酗

于酒沉謂溺于酒

臣按酗酒者受也而箕子乃歸之於天蓋忠臣不

忍斥其君故為無所歸咎之辭也

泰誓武王伐紂誓師之辭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沉湎

冒色冒亂也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

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又曰淫酗肆虐臣下

化之

臣按受之惡衆矣而武王誓衆乃以沉湎爲首者
人惟一心明則萬善所從出昏則衆惡所自生未
有沉溺于酒而志不昏者志一昏者則無所不有
矣故曰冒色曰暴虐曰宮室臺榭陂池侈服無不
具焉宜武王以爲問罪之首也夫成湯惟其不邇
聲色也故德懋懋官功懋懋賞受惟其沉湎冒色
也故罪人以族官人以世心有昏明之異故政有
得失之殊後之人主其可不鑑

酒誥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妹邦紂政都也乃穆考文王穆敬
也肇國在西土肇始厥誥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

語告也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元大

也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行音越

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辜罪文王告教小子有

正有事有正有官守者有事有職業者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

無醉惟曰我民迪小子迪訓導也惟土物愛厥心臧臧善

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王曰封我西

土土裴祖邦君御事小子裴裴輔也尚克用文王教不腆

于酒腆厚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王曰封我聞惟

曰在昔殷先哲王哲王謂成湯迪畏天顯小民迪蹈經德

秉哲經常也秉執也自成湯咸至于帝乙帝乙商成王畏相

成就惟御事厥棐有恭御事治也不敢自暇自逸矧曰

其敢崇飲矧况也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

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汨于酒

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尹人

尹也祗敬也辟君也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後王謂厥

命罔顯于民祗保越怨不易易改也誕惟厥縱淫泆于

非彝誕大也用燕喪威儀燕謂飲宴喪亡也民罔不蠶傷心

也蠶痛也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

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懼懼憂也弗惟德馨香祀登

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群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

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霄惟民自速辜

臣按商受淫酗臣民化之方文王之在西土已告

教在位者謹戒于酒矣及成王封康叔于衛衛受

之故都也漸染惟舊故作酒誥以訓敕之妹邦即

衛也成王之誥專爲衛而作故云然也朝夕祀茲

酒言文王之告教諸侯而下至于治事之臣朝夕

丁寧惟祀則飲斯酒也天之始生黍稷俾民爲酒

惟用之大祀而已非資其沉酗也及我民以之喪

德諸侯以之喪邦無不自斯酒始酒一也飲之有

度而受福則爲天之降命飲之無度而受禍則爲

天之降威觀小大邦用喪之言則當時以酒亡國者衆矣惟行以酒爲行也惟辜以酒爲罪也文王旣教羣下勿常于酒又教之德將無醉凡飲酒能以德自持則無酣醬之過所謂不爲酒困也民蒙文王之化亦各訓迪子弟惟土地所生之物是愛故其心臧蓋一溺於酒則必旁求珍異以自奉其欲廣則其心蠹矣是時爲子弟者亦各聰聽祖考之常訓訓之常則入于耳者熟聽之聰則志于心也恪故於小大之德視之惟一不以謹酒爲小焉謹酒非小德則腆酒非小過亦明矣夫有司之不腆酒於天命何預而王乃以克受商命爲職此之由何邪但觀幽厲陳隋之朝上下沉酣以致墜失天命則謹酒而受天命復何疑哉旣又叙成湯之謹酒與後王之酣身爲康叔戒蓋湯上畏天下畏民常其德而不變秉其智而不惑自是至于帝乙皆以成君德敬輔相爲心而治事之臣亦各盡輔翼之敬雖自暇自逸且猶不敢况曰崇飲乎崇飲謂相尚以飲也是時内外大小之臣無敢湏于酒者不惟稟上之教不敢違亦以職守所在不暇爲不敢猶有勉強不暇則安之矣職守謂何上以助

成君德之顯明下以助大臣之祗辟也一時羣臣
以此自厲雖欲不興得乎及受沉酣其身命令不
著于民惟作怨之事是守惟淫泆非彝是縱安燕
以喪其威儀考之史記受爲酒池肉林使男女裸
而相逐其威儀之喪如此民所以痛傷其心悼國
之將亡也而紂方且荒腆于酒逸欲不息其心疾
狠雖殺身而不畏也罪在商邑雖滅國而不憂也
觀今之小人一醉之餘急疾強狠水火可入兵刃
可蹈則受之情狀可知矣馨德者穢德之對也紂
夷居弗事上帝既無馨香以祀而作怨于民羣酗
于酒惟有腥穢上聞于天天之喪商無復眷愛之
意者以受自放于逸故也天豈啗商者哉以商人
自速其辜耳此書言沉湎之禍至深至切豈惟康
叔敬守弗渝萬世人君皆當視爲龜鑑

蕩

召穆公作以刺周厲王穆公名虎

其五章曰文王曰咨咨女殷商

天不洎爾以酒不義從式

式用也

既愆爾止

止止容也靡明

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

臣按召公知厲王之將亡故爲此詩託於文王所
以咨嗟商紂者以諷王言天不使爾沉湎于酒而
惟不義是從是用也既愆爾止而下皆譏其飲酒

無度之狀天付人君以位豈欲爾如此哉不使爾
為而為之是逆天也儻厲王聞而知警其庶幾矣
乎

小宛大夫刺幽王也其二章曰人之齊聖齊肅也飲酒

溫克克勝也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爾儀天命不又

也又再

臣按此詩言齊聖之人雖飲酒猶溫恭自持以勝
所謂德將無醉也彼昏然而不知者則一於醉而
日甚矣於是言各敬謹爾之威儀天命已去將不
復來不可以不恐懼也時幽王以酒喪德大夫恐

淪胥以敗與其同列自相規戒如此云

賓之初筵衛武公刺詩也幽王荒廢媒近小人媒狎也

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沉湎淫液武公既入

而作是詩其三章曰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

威儀反反反反言重謹也一曰既醉止威儀幡幡幡幡

輕數也舍其坐遷屢舞僊僊僊僊舉之狀其未醉止威儀抑

抑抑抑謹密也曰既醉止威儀忸忸忸忸媿也是曰既醉不

知其秩秩序也四章曰賓既醉止載號載呶號呼也亂

我邊豆屢舞僊僊僊僊側之貌是曰既醉不知其郵郵過也

側弁之俄側傾也屢舞僊僊僊僊不止也臣謂

側弁之俄側傾貌屢舞僊僊僊僊不止也臣謂

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孔甚也惟其令儀令善也五章曰凡此飲酒或醉或否

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耻式勿從謂母俾大音泰怠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

殺童無角也

三爵不識矧敢多又

臣按此詩凡五章前二者言古者禮飲之事至三章以後乃言幽王酣飲之失方其未醉也威儀猶能敬謹猶能周密及其既醉則愔然而輕矣怵怵然而嫚矣舍其坐遷矣載號載呶矣邊豆亂而冠弁俄矣至於屢舞不止始則僊僊然而軒舉次則

僛僛然而傾側甚則傴僂然而蹉跌矣君臣燕饗之間所以觀禮而乃媒瀆如此則諉之曰是既醉而失其常也既醉而不知其過也然既醉矣何為而不出乎醉而出未至於失禮之甚則君臣猶俱受其福也醉而不出是戕伐其德為禍可勝計邪夫飲酒所以嘉美者以其有令儀也今乃若是儀安在乎末章傳者多異辭而先儒劉彝之說曰幽王飲酒必與羣衆小人男女罔間而立監命史俾臨視巡省在會之人罔得弗醉也衆醉而淫亂邪惡百醜興焉而王用以為娛不醉者反耻而罰之

俾必醉衆皆醉矣淫亂邪惡無所不至幽王方以爲樂故立史監戒其勿言幸其昏迷大怠用以爲歡焉匪言勿言者厥有醉劇而才於淫穢巧于悖亂匪可以言者則褒而美之用以爲樂謹勿言其非恐愧厥心而弗復肯焉故云匪言勿言也其醉而善於悖亂違拂人倫之事謂之匪由由道也匪由之人常常延納勿語于外留之以爲吾王一笑之歡也有敢道及醉人之非者罰以童殺殺無童者俾之必出所以困其不能謹言也是以有不得已而預其燕飲者心知其非而口不敢言又耻於其身亦爲淫亂故三爵之後昏昏然醉矣不識不知矣矧敢多飲而又寤哉幽王繼宣王中興之後使其不道不若是之甚犬戎豈能殺之哉嗚呼禽獸之所弗爲而幽王爲之其滅乃自取之也呂祖謙謂彛於此章雖多牽強忿激然論酗酒之害深切詳明故錄之臣今亦有取焉庶以爲方來之監云抑大雅篇名衛武公自警也二章曰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耽于酒女雖湛樂從汝者武公自謂弗念厥紹紹繼也罔敷求先王克共音拱明刑刑法也

臣按此武公自言今日之所爲也興猶書所謂方

興言爲之禾已也。汝雖惟耽樂是從，曾不念紹續之重，廣求先王之道而敬奉其明法乎？蓋先王之明法，未有不以耽樂爲戒者。能敬奉之，則不爲荒縱之行矣。

漢成帝嘗與張放等宴飲禁中，皆引滿舉白，談笑大噱。時乘輿幄坐，屏風畫紂醉踞妲己作長夜之樂。侍中班伯久疾新起，上顧指畫而問曰：「紂爲無道，至於此乎？」對曰：「書云：『乃用婦人之言。』何有踞肆於朝？所謂衆惡歸之，不如是之甚者也。」上曰：「苟不若此，此圖何戒？」對曰：「沈湎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譴。大雅所以流連也。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上乃喟然嘆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放等不懌，稍自引起更衣，因罷去。

臣按班伯曰：「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直哉言乎。」成帝能嗟嘆之，而不能因其言以自改，卒以沈湎妨政，權移外家，至於覆國，其亦可監也夫。晉元帝初頗以酒廢事，王導以爲言，帝命酌引觴覆之，於此遂罷。

臣按元帝之爲君，非能剛果必爲者也。其覆杯之舉，則於聽言改過而畧不疑滯，此所以粗能自立。

於江左歟

陳後主君臣酣飲自夕達旦以此為常其後隋師東下不為深備奏技縱酒賦詩不輟陳國遂亡

隋煬帝至江都荒淫益甚宮中為百餘房各盛供張

實以美人日令一房為主人帝與蕭后及幸姬歷就

宴飲酒卮不離口從姬千餘人亦常醉未幾為宇文

臣按以酒喪邦其禍至陳隋而極故以二君終焉

以上論沉湎之戒

大學衍義卷第三十二

大學衍義卷第三十三

誠意正心之要戒逸

牧誓武王誓師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雌也晨鳴晨

也牝雞之晨惟家之索索窮也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

婦姐已也昏棄厥肆祀弗咎肆陳也咎報也昏棄厥遺王父母弟

不迪迪道也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

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

臣按列女傳受好酒淫樂不離姐已所好者貴之

所憎者誅之惟其言是用受之心既昏于色矣於

是神祇當祀者不之祀昆弟當恤者不之恤而惟

四方罪戾逋亡之人崇長信使俾之肆毒于民受病之本皆由昏之一字故武王兩言之

詩谷風

坤風篇名

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於新昏

而棄其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

宣姜有寵而夷姜縊是以其民

化之而谷風之詩作也

靜女

同刺時也

衛君無道夫人無德

新臺

同刺衛宣公也

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

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

二子乘舟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為死國人

傷而思之

臣按毛氏曰宣公為伋取齊女而宣公奪之生壽

與朔朔與其母愬伋於公令伋之齊使賊先待於

隘而殺之壽知之以告伋使去之伋曰君命也不

可以逃壽竊其節而先往賊殺之伋至曰君命殺

我壽有何罪賊又殺之

牆有茨

鄘風篇名

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

疾之而不可道也

宣公卒惠公幼其庶子頑通於惠公之母惠公之母即宣姜也

君子偕老

同刺衛夫人也

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

夫人即宣姜也

桑中

同刺奔也

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于世族

在位相竊妻妾期于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
鶉之奔奔同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為宣姜鶉鶉之不
若也

定之方中同美衛文公也衛為狄所滅東徙渡河野
處漕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

蟋蟀同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耻國
人不齒也

氓風刺宣公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
無別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棄背

臣按邶鄘衛詩分為三國其實皆衛也衛宣公奪
其子伋之妻而為夫人於是新臺之刺靜女之刺
相繼而作因讒殺子而二子乘舟之詩作夫婦失
道國人化之而谷風桑中氓之詩作宣公卒而公
子頑上烝于宣姜而牆茨偕老鶉奔之詩又作再
世而至懿公卒為狄人所滅而文公立焉定之方
中與蟋蟀之詩所由作也始末凡十餘詩而事之
次第蓋如此新臺之一章曰燕婉之求蘧篚不鮮
二章曰燕婉之求得此戚施蘧篚仰而不俯戚施
俯而不仰皆惡疾之不能為人者也燕婉指伋而
言謂其為人安且順也齊女之來本惟燕婉是求

而乃得此惡疾之宣公宣公本無疾也以其行之惡故名之耳自是役壽死而國俗敗于頑象之上烝君毋衛君父子之行皆同於夷狄衛國之俗亦淪於夷狄安得夷狄之禍不乘之以作乎夫夷狄非能滅中國也以中國自爲夷狄而後夷狄得以肆焉氣類之相感也求之古昔蓋莫不然原宣公之初亦溺於情欲而不能制爾安知其禍若是之烈哉然文公一興以道化民而淫奔之俗隨變信乎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也牆茨一章曰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二章曰不可詳也三章曰不可讀也蓋淫荒穢褻汙人牙頰言之且不可況可詳之讀之乎夫言猶不可聖人乃著之於經何也善乎先儒楊時曰自古淫亂之君自謂密於閨門之中世無得而知者故自肆而不反聖人所以著之於經使後世爲惡者知雖閨中之言亦無隱而不彰也其爲訓戒深矣故事國風詩經筵不講先儒胡安國非之臣今列此於篇者欲明人君一以淫佚導其民則變華而狄一以道化迪其民則變狄而華其機猶反掌爾若陳株林澤陂等詩皆爲淫昏而作其禍敗徃徃畧同不能悉

舉也

晉獻公卜伐驪戎史蘇占之曰勝而不吉公不聽遂

伐驪戎克之獲驪姬以歸有寵立以為夫人公飲大

夫酒令司正實爵與史蘇曰飲而無殺殺組實也夫驪戎

之伐汝曰勝而不吉故賞汝以爵罰汝以無殺勝國

得妃吉孰大焉史蘇卒爵再拜稽首曰兆有之卦臣

不敢蔽蔽掩也蔽兆之紀紀法也失臣之官有二臯焉何

以事君大罰將及不惟無殺抑君亦樂其吉而備其

凶凶之無有備之何害若其有之備之為瘳瘳愈也臣

之不信國之福也不信也飲酒出史蘇告大夫曰夫

有男戎必有女戎若晉以男戎勝戎戎亦必以女戎

勝晉里克曰何如史蘇曰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

妹喜女焉以女進人曰女妹喜有寵於是與伊尹比而亡夏

比猶合也殷辛罰有蘇有蘇以妲己女焉妲己有寵於是

乎與膠鬲比而亡殷周幽王伐有褒有褒人以褒姒

女焉褒姒有寵生伯服於是乎逐太子宜臼而立伯

服太子出奔申申人召西戎以伐周周於是乎亡今

晉寡德而安俘女又增其寵雖當三季之王不亦可

乎公以驪姬為夫人生奚齊其姊生卓子史蘇曰亂

本生矣亂必自女戎三代皆然驪姬果作難事見前

臣按史蘇曰有男戎必有女戎斯言也古今之至言也然謂妹喜與伊尹比妲已與膠鬲比何邪伊尹相湯伐桀者也妹喜敗桀之德速桀之亡是亦伐之也伊尹伐於外妹喜伐於內故以此言之無妹喜之伐則無伊尹之伐矣妲已之比膠鬲亦然嗚呼人知有邊境之寇而不知有宮闈之寇堅甲利兵獸奔豕突者邊境之寇治容妖色狐媚蠱惑者宮闈之寇也邊境之寇擾吾於外膚革之疾也宮闈之寇賊吾於內腹心之災也理膚革之疾易而去腹心之災難臣故曰史蘇之言古今之至言也

晉侯疾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爲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蠱惑也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佑公曰女不可近乎曰節之陰淫寒疾陽淫熱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於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有菑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禦止也吾是以云

鄭子產如晉問疾

子產鄭大夫名僑

叔向問之

叔向晉大夫

子產

曰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

令夜以安身於是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

露其體

露猶瘠也

茲心不爽

爽明也

而昏亂百度

百度百為之法度

今無乃一之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

謂嬪御也

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

司主也

今君內實有四姬

焉

姬晉姓也

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為也四姬

有省猶可

省減也

無則必生疾也叔向曰善哉盼未之

聞也

盼叔向名

臣按醫和子產之論畧相表裏夫陰根於陽故女

為陽物人道以夕故曰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

疾以其陽物故生內熱以其晦時故生惑蠱此以

陰陽之類言也要之心者一身之本衆疾之源淫

於色則心為之荒惑其能不生疾乎故子產曰茲

心不爽而昏亂百度其論益精切矣然則醫和之

責大臣何邪大臣之於君所以傳之德義而保其

身體者也求之於古惟周公為能以此自任故無

逸之作丁寧告戒無淫于逸使成王求其天命後

世知恤者鮮故以管仲而不能規六嬖之寵以趙

武而不能救四姬之惑夫二人者非奸非慝徒以

昧於大臣之職不能止君之淫猶不免責况以姦
慝之心導君於淫者其罪可逃誅哉子產之所謂
四時何哉朝以聽政晝以訪問所以勞之也夕無
所聽修令而已夜無所訪安身而已所以逸之也
動靜有時勞逸有節疾焉從生觀安身之云則夜
氣澄寂之時尤當自養為朝聽晝訪之地其可感
溺無節乎又况可以一之者乎一云者自蚤至夜
惟欲是從也內官不及同姓若是則異姓固無損
與曰此子產特因晉之有是故以規之爾妲已褒
姒豈同姓邪昔人論色禍者多矣子產醫和所論
尤人主所當戒大臣所當任也故併著之

漢成帝趙皇后既立寵少衰而女弟絕幸為昭儀居

昭陽宮其中庭彤朱而殿上髹漆切皆銅沓黃金

塗切門限也千結反沓冒其欲也白玉階壁帶橫木往往為黃金

缸工音函藍田璧明珠翠羽自後宮未嘗有焉姊弟專

寵十餘年卒皆無子掖庭中御幸生子者輒死又飲

藥傷墮者無數成帝素彊無疾病暴崩民間歸罪昭

儀皇太后詔雜治昭儀昭儀自殺先是有童謠曰燕

燕尾涎涎張公子時相見木門倉琅琅燕飛來啄皇

孫皇孫死燕啄矢成帝每微行出常與張放俱而稱富

平侯家故曰張公子倉琅琅宮門銅鏐也

臣按昭儀之始入也資質醲粹見者嗟賞獨宣帝

時披香博士淖方成

此老宮嬪也披香殿博士

為立帝後嗤之

曰此禍水也

滅火必矣

漢火德也

其事見司馬光通鑑

云褒姒之亂史伯謂其生有龍漦之異壓弧箕服

之祥語語雖近怪然豔妻嬖女其非天地正氣所

生也必矣禍水之說近是故併附焉

唐玄宗貴妃楊氏始為壽王妃

壽王瑁玄宗子也

武惠妃薨

後庭無當帝意者或言妃資質天挺宜充掖庭遂召

納禁中

臣按此即新臺之比也玄宗於是無復人理矣

異之即為自出妃意

者丐籍女官號太真更為壽王聘帝昭訓女而太真

得幸善歌舞遂曉音律智筭警穎迎意輒悟帝大悅

遂專房宴宮中號娘子儀禮與皇后等進冊貴妃三

妹皆美矧帝呼為姨封韓號秦三國為夫人出入宮

掖恩寵聲焰震天下臺省州縣奉請托奔走期會過

詔勅四方獻餉結納門若市然他日妃以譴還第比

中是帝尚不御食答怒左右高力士知帝旨是夕請

召妃還由是愈見寵妃每從游幸乘馬則力士授轡

策凡充錦繡官及治琢金王者大抵千人奉湏索奇

服祕玩變化若神四方爭為恠珍入貢動駭耳目妃

嗜荔枝必欲生致之乃置騎傳送走數千里味未變
已至京師每十月帝幸華清宮五宅車騎皆從家別
爲隊隊一色俄五家隊合爛若萬花川谷成錦繡國
忠導以劔南旗節遺鈿墮舄琴瑟璣琲狼籍于道香
聞數十里初安祿山有邊功帝寵之詔與諸姨約爲
兄弟而祿山母事妃來朝必宴餞結歡妃嘗養祿山
以絲與昇之帝聞賜妃洗兒錢祿山在禁中
或通夕不出頗有醜聲聞于外帝不禁也及祿山
反以誅國忠爲名且指言妃及諸姨罪帝欲以皇太
子撫軍禪位諸楊大懼哭于庭國忠入白妃妃嚙愧
請死帝意沮乃止及西幸至馬嵬陳元禮等以天下
計誅國忠已死軍不解帝遣力士問故曰禍本尚在
帝不得已與妃訣引而去縊路祠下累尸以紫茵瘞
道側

史臣歐陽脩曰嗚呼女子之禍於人也甚矣唐自
高祖至于中宗再罹女禍謂武韋二后也唐祚旣絕而復
續中宗不免其身韋氏遂以滅族玄宗親平其亂
可以爲鑒矣而又敗於女子方其勵精政事開元
之際幾至太平何其盛也及侈心一動窮天下之
欲不足爲其樂而溺其所甚愛忘其所可戒至於
竄身失國而不悔考其始終之異至於如此可不

大學衍義卷三十三
謹哉可不謹哉

胡寅曰天子之尊威制四海而不能庇一婦人何也怨之所集禍之所起也明皇昏於楊妃凡十年以王鉷爲色役使併責三十年租庸歲供額外錢帛百億以供宮中宴賜則毒遍天下矣楊國忠以疎族進薦鮮于仲通帥劔南喪師二十萬人大開邊患則毒又深於西南矣五楊請托府縣峻於制勅則毒又遍於畿甸矣貴妃私於祿山以至反叛則毒又甚於兩河矣一人三失怨豈在明猶當圖其所不見者况怨塞宇宙獨以貴妃一家之故夫何爲猶憚其死也自非陳元禮等勸以速殺則禍必及身矣

臣按後世淫佚之主溺於衽席之愛以召亂者衆矣而漢飛燕唐太真最其著者焉傳曰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成帝明皇當承富庶之餘而忘持盈守成之戒志念所營惟在聲色而尤物出焉妖姿蕩目狡謀怵心二君流連荒縱自謂窮天下之樂而不知禍胎亂萌已伏於閨闈中故燕啄皇孫國嗣絕載昇祿兒反謀決魯未幾時而鼎祚移戚家胡塵暗宮闕失色之爲禍慘於

鎔錫而烈於燎原之火大抵如此可不戒哉可不
懼哉

唐莊宗既好俳優又知音能度曲其小字亞子又別
爲優名以自目曰李天下常身與俳優雜戲于庭伶
人由此用事以至於亡莊宗嘗與羣優戲四顧而呼
曰李天下李天下伶人達新磨遽前批其頰莊宗失
色羣伶亦大驚駭新磨對曰李天下者一人而已尚
誰呼邪於是左右皆笑莊宗大喜賜與新磨甚厚時
諸伶獨新磨尤善俳而不聞其他過惡其敗國亂政
者有景進史彥瓊郭門高爲最是時諸伶出入宮掖
僞弄縉紳羣臣憤嫉莫敢出氣或反相附託以希恩
倖四方藩鎮貨賂公行而景進最居中用事莊宗遣
進等出訪民間事無大小皆以聞每遇奏事殿中左
右皆屏退軍機國政皆與參決莊宗初入洛居唐故
宮室而嬪御未備閹宦希旨多言宮中夜見鬼物相
驚恐莊宗問所以禳之者因曰故唐時後宮萬人今
空宮多恠當實以人乃息莊宗欣然其後幸鄴乃遣
進等採鄴美女千人以充後宮而進等緣以爲姦軍
士妻女因而逃逸者數千人郭門高者名從謙門高
其優名也雖以優進而嘗有軍功故以爲從馬直指

大學衍義卷第三十三
揮使從馬直蓋親軍也莊宗後因事戲之謂其教王
溫反從謙不自安謀亂莊宗以射蹄左右皆奔走五
坊人善友聚樂器而焚之傳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終
莊宗好伶而弑於門高焚而樂器可不戒哉

臣按歐陽脩言莊宗百戰滅梁方其盛也舉天下
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十數伶人困之而身
死國亡為天下笑臣謂倡優子女其同類者也故
以附於女寵之後為世戒焉

以上論荒淫之戒

大學衍義卷第三十三

大學衍義卷第三十四

誠意正心之要二

戒逸欲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游無度敗
于有洛之表洛水也表外也十旬弗反有窮后羿有窮國名也后君也
羿其名因民弗忍距于河餘已見前

臣按太康者大禹之孫而禹之功與天地並甫及
再世太康以盤游之樂遽至失國天命之靡常而
前人之功不可恃蓋如此自是羿專夏政寒浞又
殺羿而代之非少康君臣辛苦經營以復有夏之
業則禹不祀矣太康逸豫以一朝而失之少康布

德兆謀四十餘年而後克復失之之易而復之之難又如此後王可不戒諸

周辛甲之為太史也周武王時命百官官箴王闕箴戒也闕過也

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芒芒廣大也禹迹禹治水所行之迹畫為九

州即禹貢九州經啓九道九州道路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

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即前后羿以篡夏位故曰帝冒于原野

冒貪也忘其國恤也而思其麀牡麀牝也武不可重重猶

數也用不恢于夏家恢大也羿因夏氏之位故曰夏家獸臣司原敢告

僕夫

臣按此魏絳所以規晉侯也魏絳晉大夫晉侯悼公晉侯好

田故絳及之夫民之與獸為生不同而欲安其居

則未始不同也故民安於寢廟而獸安於茂草先

王之世暨鳥獸魚鼈咸若者以其德之不擾也羿

則反之不惟國事是恤而惟麀牝是思田獵雖云

習武然亦豈可數哉夫羿因太康之逸豫而篡之

已又以逸豫為泥所篡所謂與亂同事罔不亡也

方武王時辛甲以王命俾百官各因其職箴王之

闕故虞人之箴如此以羿戒王亦猶禹以丹朱戒

舜也靈臺之詩曰王在靈囿麀鹿攸伏王在靈沼

於物魚躍鹿之在囿如在山林魚之在沼如在江

胡安國曰諸侯非王事則不出非民事則不出隱公慢棄國政遠事逸遊僖伯之忠言不見納又從而爲之辭是縱欲而不能自克以禮也

孟子曰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晏嬰曰吾欲觀於轉附

朝儻二山名遵海而南放于琅琊放至也琅琊邑名吾何脩而

可以比於先王觀也觀游也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

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巡行諸侯朝所守之土諸侯朝

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陳其所受之職無非事者

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

遊吾何以休息吾王不豫豫樂也吾何以助一遊一豫

爲諸侯度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

息眊眊胥讒目貌民乃作慝慝怨也方命虐民方逆也命

王王命飲食若流如水流無窮極也流連荒亡爲諸侯憂從流下

而忘反謂之流謂放舟順水而下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謂

舟逆水而上從獸無厭謂之荒田獵也樂酒無厭謂之亡飲以

酒爲樂也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景公

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發倉廩也召

太師曰爲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二

名歌之其詩曰畜君何尤畜止也畜君者好君也好愛也

臣按景公之本志不過爲游觀計爾而晏子乃迪

之以古誼勸之以省民且深陳流連荒亡之戒可謂格其邪心而引之當道也孟子因宣王好貨好色之問而告以與民同樂亦此意也易之大小畜皆以止爲義凡止君之欲者乃所以爲愛君也然則縱君之欲者其得爲愛君乎夫忠臣之心惟恐其君之有欲晏子之於景公是也姦臣之心惟恐其君之無欲趙高之於二世李林甫之於明皇是也人主其可以不察

漢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來獻當此之時逸游之樂絕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賢者隱微佞臣用事則爭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謚爲孝文廟稱太宗

臣按馬以千里名世之所不常有也使人主小有馳驚之志未有不樂受其獻者穆王荒于八駿幾至失國惟文帝之心湛然淵靜雖世所不常有之物皆不足以動之此所以能卻其獻也厥後武帝以一馬之故至於興師動衆疲弊中國以求之蓋文帝幾於無欲而武帝則多欲矣此得失之所以

異與

武帝時司馬相如從上至長楊獵時天子方自好擊

熊豕馳逐羣獸相如上疏諫曰臣聞物有同類而殊

能者故力稱烏獲鳥獲古之有力者捷言慶忌王子慶忌古之捷疾也

勇期賁育孟賁夏育古之勇者臣之愚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

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逸材之獸犯

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

蒙之技不得用逢蒙古之善射者枯木朽株盡為難矣是胡

越起於轂下而羗夷接軫也豈不殆哉殆危也且夫清

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檠之變銜謂馬銜檠車鉤心也

銜或斷鉤車或出則致傾敗以傷人也况乎涉豐草騁丘虛前有利獸

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為害也不難矣夫輕萬乘

之重不以為安樂出萬一危之塗以為娛臣竊為陛

下不取鄙諺曰家索千金索積也坐不垂堂垂堂謂近堂邊外恐墜墮也

墜墮也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

臣按相如諫獵之辭惓惓忠篤其曰胡越起於轂

下而羗夷接軫云者尤足以警動人主之聽故錄

之

武帝建元三年微行始出北至池陽西至黃山宮南

獵長楊東游宜春宮微行常用飲酎已以薦宗廟八

九月中與侍中常侍武騎及待詔隴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自此始微行以夜漏下十刻廼出常稱平陽侯旦明入上下馳射鹿豕狐兔手格熊羆馳驚禾稼稻杭之地民皆號呼罵言相聚會自言鄴社令令往欲謁平陽侯諸騎欲擊鞭之令大怒使吏呵止獵者數騎見留廼示以乘輿物久之廼得去時夜出夕還後齋五日糧會朝長信宮太所也上大驪樂之

臣按自昔人君雖至無道未有微行數出者惟趙武靈王偽為使者馳入秦觀秦昭王之為人雖云跌蕩猶有英偉之氣漢武之微行也特以快從禽之樂爾當時丞相御史不能諫爭乃私置更衣為投宿之所可謂逢君之欲矣自武帝開端於是成帝效之常自稱富平家人從近幸小臣以出谷永諫曰陛下棄萬乘之至貴樂家人之賤事厭高美之尊號好匹夫之卑字崇聚僇輕無義小人以為私客數離深宮之固挺身晨夜與羣小相隨鳥集雜會飲醉吏民之家亂服共坐流洎媒媢溷殺無別典門戶奉宿衛之臣執干戈而守空宮公卿百僚不知陛下所在觀永諫辭則成帝之微行其醜

有甚於武帝者淫荒失道漢日以衰其作俑則自武帝始吁可戒哉

王吉爲昌邑中尉而王好田獵驅馳國中動作亡節吉上疏諫曰古者師日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詩云

匪風發兮匪車揭兮

發發飄風貌揭揭疾驅貌

顧瞻周道中心慙

兮

制古但字傷也

說曰發發者是非古之風也揭揭者是非

古之車也蓋傷之也今大王幸方與縣魯不半日而

馳二百里百姓廢耕桑治道牽馬臣愚以爲民不可

數勞也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游馮式搏街

搏挫也

馳不止口倦乎叱咤手苦於箠轡身勞乎車輿朝則

冒霧露晝則被塵埃夏則爲大暑之所暴炙冬則爲

風寒之所侵薄數以爽脆之王體犯勤勞之煩毒非

所以全壽命之宗也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夫廣

廈之下細旃之上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

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訢訢焉

發憤忘食日新厥德其樂豈直銜檠之間哉

銜馬銜也檠車

鉤心也

休則俛仰詘信

音伸

以利形進退步趨以實下吸

新吐故以練藏

藏謂五藏

專意積精以適神於以養生豈

不長哉大王誠留意如此則心有堯舜之志體有喬

松之壽

子喬赤松古長年者

福祿其臻而社稷安矣王賀雖不

遵道然猶知敬禮吉乃下令賜牛酒其後復放從縱
自若

臣按王吉可謂愛君之篤矣其論田獵驅馳之害
學問優游之適言言切至使至愚者聽之猶知感
悟故雖王賀之狂不以爲忤且賞之也夫物欲之
樂有限而理義之悅無窮從禽雖可喜然車馳馬
驟顛跌頓撼四體俱疲觸風日犯霧露凜乎有性
命之憂孰若從容帷幄儒紳環侍講論道義涵泳
經術日與聖賢爲徒足以開廣聰明安固氣體其
爲可樂詎有極邪惜王賀以不移之愚雖加賞賚
旋復放縱入繼大統尋不克終然吉之言既可爲
人君進德之助又可以爲養生之法故著于篇惟
聖明詳味焉

以上論盤游之戒

伊尹作太甲曰慎乃儉德惟懷永圖

永長也
圖謀也

臣按此太甲不惠于阿衡之時也故伊尹訓之者
如此夫儉則心小而爲慮者遠侈則心大而爲謀
者踈方是時太甲方以欲敗度縱敗禮心爲二者
所蔽若浮雲之翳日月未知斯言之爲忠也一旦
處仁遷義而本心復明然後知受病之源端在於

此克終之美光昭簡冊伊尹訓戒之功夫豈小哉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
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
矣無間然謂無所非間也

臣按大禹於奉已也薄而於孝祖宗敬天地拯生
民則皆致其厚此大禹所以稱其勤邦儉家而孔
子亦謂之無間然也夫飲食衣服宮室此人心也
致孝致敬勤民者道心也二者常相消長禹之心
以道為主故人心退聽所欲不存其後文王亦以
卑服即康功田功聖人用心大抵若此茲非後王
所當法與

春秋莊二十有八年冬築郛大無麥禾二十九年春
新延廡

胡安國曰言新者有故也何以書昔韓昭侯作高
門屈宜臼曰不時所謂時者非時日也人固有利
不利時前年秦拔宜陽今年旱君不以此時恤民
之隱而顧益奢所謂時詘舉羸者也詘謂力不足
羸謂力有餘
以不足之時作有餘之事故曰云云故穀梁氏曰古之君人者必時
視民之所勤民勤於力則功築罕民勤於財則貢
賦少民勤於食則百事廢冬築郛大無麥禾春新

延廡以其用民力為已悉矣

三十一年春築臺于郎

胡安國曰何以書厲民也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去國築臺于遠而不緣占候是為游觀之所厲民以自樂也厲民自樂而不與民同樂則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豈能獨樂乎臣按春秋重民力謹土功故新一廡築一臺必書之一示人君不可縱欲以病民也臣姑舉二事著于篇它不悉錄云

昭八年有石言于晉魏榆地名晉侯問於師曠晉大夫曰

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讟動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並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虎祁之宮虎祁地名叔向晉大夫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子野師曠字君子之言信而有徵十三年晉成虎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

臣按晉平公伯王也侈一宮室而上天為之示異諸侯為之離心故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可不戒夫

楚靈王為章華之臺

章華地名

與伍舉登焉曰臺美矣夫

對曰臣聞國君服寵以爲美安民以爲樂聽德以爲聰致遠以爲明不聞其以土木之崇高形鏤爲美而以金石匏竹之昌大囂庶爲樂不聞其以觀大視侈淫色以爲明而以察清濁爲聰也夫君國者將民之與處民實瘠矣君安得肥且夫私欲弘侈則德義鮮少德義不行則邇者騷離而遠者距違夫爲臺榭將以教民利也不知其利匱乏也若吾君謂此臺美而爲之正楚其殆矣

臣按五舉之對言皆近理而所謂私欲弘侈則德義鮮少者尤古今之名論也夫私欲者人心之發而德義者道心之正二者常相水火焉水勝則火滅欲勝則理微靈王惟其溺於私欲也是以德義之存者幾希及其敗也仲尼聞之曰若古有志克已復禮仁也楚靈王而能自克豈其辱於乾谿靈王敗死于此嗚呼此非後王之炯監與

秦始皇以爲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庭小吾聞周文王都豐武王都鎬豐鎬之間帝王之都也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爲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顛以爲闕爲複道自阿

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閼道絕漢抵營室也阿
房室未成欲更擇令名名之作宮阿房故天下謂之
阿房宮

漢文帝時賈山言治亂之事曰秦起咸陽而西至雍
離宮三百鐘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爲阿房之殿殿高
數十仞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馬騫馳旌
旗不撓爲宮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
而託處焉後世謂秦之子孫爲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

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
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爲馳道之麗至於
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秦以熊羆之力
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禮義故天殃
加焉

臣按阿房之侈自開闢以來未之有也賈山之言
旣足爲來世戒而唐人杜牧又爲之賦曰明星熒
熒開粧鏡也綠雲擾擾梳曉鬟也渭流漲膩棄脂
水也煙斜霧橫焚椒蘭也雷霆乍驚宮車過也輶
輶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又曰鼎鑪玉石金塊珠
礫棄擲迤邐秦人視之亦不甚惜嗟呼一人之心
千萬人之心也秦愛紛奢人亦念其家柰何取之

盡錙銖用之如泥沙。又曰：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獨夫之心，日益驕固。戍卒叫，函谷舉，楚人一炬，可憐焦土。謂項羽焚咸陽，火三月不滅也。詞人之賦，不無浮夸，然其窮奢極侈之狀，播諸賦詠，深宮間燕，使人歌之以代吹竹彈絲之樂，亦足以戒，故以次于賈山之後。

漢文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身衣弋綈，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示敦朴為天下先。

臣按文帝斯言，有二善焉。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念細民為生之艱也。曰：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念祖宗創業之艱也。人主常存此心，雖勸之奢侈，亦不為矣。凡繼世之君，多恣耳目之娛者，正以不知錙銖財用，莫非生民膏血而已。之所處皆先世積累之餘功故也。臣故曰：文帝斯言，有二善焉，可以為後世法矣。

漢武帝時，天下侈靡趨末，上問：吾欲化民，豈有道乎？東方朔對曰：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

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
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絺廷
履革舄以常帶劔莞蒲爲席兵木無刃衣緼無文
集上書囊以爲殿帷以道德爲麗以仁義爲準。於是天
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爲小圖起建
章左鳳闕右神明號稱千門萬戶土木衣綺繡狗馬
被繡罽宮人簪玳瑁垂珠璣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
叢珍恠撞萬石之鐘擊雷霆之鼓作俳優舞鄭女土
爲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
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
衢却走馬示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

臣按東方朔可謂知化民之本矣。文帝之儉如彼
風俗安得而不厚武帝之侈如此風俗安得而不
薄誠能聽朔之言去奢從儉而民不嚮風者未之
聞也。朔雖平時詼笑不根若其近述孝文時事則
愛君之至情言治之確論而武帝一不之聽卒以
奢靡敝其國惜哉。

楊雄曰迨至聖文垂意至寧躬服節儉絺衣不敝革
鞜不穿言不穿敝而已大夏不居木器無文於是後
宮賤璚瑁而踈珠璣卻翡翠之飾除彫琢之巧惡麗

靡而不近斥芬芸而不御抑止絲竹晏衍之樂

戰反

憎聞鄭衛幼眇之聲

幼一笑反眇音妙

是以王衡正而太階

平也

王衡北斗杓星也太階三台也

臣按人主一修儉德則王衡正而太階平格天之功若是其速然則崇侈縱欲者其獲臯於天也必矣可不懼哉

隋煬帝築西苑周二百里其內為海周十餘里為方

丈蓬萊瀛洲諸山高出水百餘尺臺觀宮殿羅絡山

上向背如神海北有龍鱗梁紫紆注海內緣渠作十

一院門皆臨渠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堂殿樓觀窮

極華麗宮樹秋冬彫落則剪綵為華葉綴於枝條色

渝則易以新者常如陽春沼內亦剪綵為荷芰菱芙蓉

乘輿游幸則去水而布之十六院競以殺羞精麗相

高求市恩寵上好以月夜從宮女數千騎遊西苑作

清夜遊曲於馬上奏之

臣按武王之數紂曰暴殄天物蓋凡物皆天產也

暴而殄之則獲罪於天矣漢武以土木被文繡議

者已深譏之況於苑囿之廣卉木之多以人為而

奪造化不知歲之所耗者幾百千萬匹而虛杼軸

之力者幾百千萬工雨淋日炙不能旬月而又易

之矣。當是時，天下之窮而衣不蔽體者，何可勝數。而煬帝乃以有用之繒帛，委之溝壑；草莽中一不之惜，暴殄甚矣。上帝安得而不震怒？下民安得而不離畔乎？其致江都之禍，宜也。

唐太宗貞觀初，謂公卿曰：「昔禹鑿山治水，而民無謗；譴者與人同利故也。秦始皇營宮室，而民怨叛者，病人以利己也。夫靡麗珍奇，固人之所欲，若縱之不已，則危亡立至。朕欲營一殿，材用已具，鑒秦而止。王公已下，宜體朕此意也。」由是二十年間，風俗素朴，衣無錦繡，公私富洽。

四年，發卒修洛陽宮，以備巡幸。給事中張玄素上書諫曰：「臣見隋初營宮室，近山無大木，皆致之遠方，數百人曳一柱，以木爲輪，則憂摩火出，乃鑄鐵爲轂，行一二里，鐵轂輒破，別使數百人齎鐵轂，隨而易之，盡日不過行二三十里，計一柱之費已數十萬餘功，可知矣。陛下初平洛陽，凡隋氏宮室之宏侈者，皆令毀之。曾未十年，復加營繕，何前日惡之，而今日效之也？且以今日財力，何如隋世？陛下役瘡痍之人，習亡隋之弊，恐又甚於煬帝矣。上曰：「卿謂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對曰：「若此役不息，亦同歸于亂。」上曰：「吾思之不

熟乃至於是即爲之罷役賜玄素綵二百匹

臣按太宗鑒隋之侈故一殿之營爲費無幾而亟已之然未及數年遽有洛宮之役由儉入奢其易若此此張玄素之所以諫也惟其喜聞忠言不悛已過雖比之於隋煬斥之以桀紂曾不少忤而亟從之此其所以致貞觀之治也

唐玄宗開元二年上以風俗奢靡制乘輿服御金銀器玩令有司銷毀以供軍國之用其珠玉錦繡焚於殿前后妃以下毋得服珠玉錦繡

司馬光曰明皇之始欲爲治能自刻厲節儉如此晚節猶以奢敗甚哉奢靡之易以溺人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可不戒哉

臣按人主以實心爲善則人自孚以實德示民則人自化明皇之焚珠玉錦繡也未必中心之實然而近民之意則有不可揜者故曾未三年已遣御

史訪珍異於南方矣

四年有胡人上言海內多珠翠奇實可往營致上命御史

楊範臣往求之範臣奏曰前年焚珠玉錦繡示不復用今所求之何以異於所焚者乎上遽引咎罷

之使其真有崇儉去奢之志而以撲素爲天下先如漢文帝之不言躬行何患敝俗之不革惟其出於矯枉急於人知而忠信誠慙有所不足是以本

大學衍義卷第三十四
心之侈旋即發露不待在位之久而後形也然則人君之爲善其可不以實心其示人也其可不以實德

以上論奢侈之戒臣按沉湎而下至於奢侈皆所謂逸欲也臣既備論之然先儒有言欲者不必沉溺意有所向即爲欲矣蓋意之所向不知自反即沉溺之漸也程顥告神宗皇帝曰人主當防未萌之欲顥之言真格心之要惟聖明深味之

大學衍義卷第三十四

大學衍義卷第三十五

修身之要一行

謹言

易大傳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門樞機發牙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臣按孔子因中孚鳴鶴之爻而發明應感之理謂人君雖處宮庭而其言不可以不謹又推而廣之言行皆不可以不謹蓋鶴鳴子和由氣之相感土

倡下應亦理之自然故言之善否出於一室之間而人之從違見於千里之外一言之出則為號令而百姓被之一行之著則為儀表而四方見之身之有言行猶戶有樞弩有機啓閉張弛由此而出言行之發榮辱隨之其取喻也明矣猶懼人之易忽也則又曰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蓋天地之大不可測識然一言一行之善感格之效捷於影響其可不謹乎或謂居室出言人誰聞者千里之外何由應之吁驪姬夜半之泣書之國語飛燕憤恚之辭筆之班書明皇妃子比翼連理之誓見之詩歌皆深宮無人私語密約無不暴白於天下後世者此所以為微之顯誠之不可揜與為人主者其深戒之

抑衛武公所

之五章曰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

嘉白圭之玷

也玷缺也

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六

章曰無易由言

也易輕也

無曰苟矣莫捫朕舌

也捫持也

言不

可逝矣

也逝往也

臣按此衛武公自警之詩曰爾者皆自斥之辭話言之謹威儀之敬皆人主修身之至要柔者欲其順而非巧言以為柔也嘉者欲其善而非令色以

爲嘉也。白圭至寶，苟有玷缺，猶可磨而平之。斯言之出一，有玷缺則不可復爲矣。言之不可不謹也。如是故又曰：無易由言，欲其不輕易也。無曰苟矣，欲其不苟且也。言出於口，誰能持吾之舌者？旣形之言，則不可追之於往。此武公所以嚴於自飭也。南容三復白圭，孔子稱之。又嘗告其門人曰：駟不及舌，嗚呼可不戒與！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臣按：言欲其謹於出，故曰訥；行欲其勇於爲，故曰敏。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臣按：行先於言，則其言有實；未行先言，則其言難踐。故聖人戒之。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臣按：言欲其不浮於行而行，欲其有餘於言。此雖戒學者之辭，然自人君言之，則漢之文帝退然淵默而寬仁恭儉之德，爲三代以後賢主之最。行勝其言也。武帝雄辯駿發，見於制詔者，燁然可觀。然以多欲之故，卒不能施仁義，是言浮於行也。後之人主宜知所法戒云。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

臣按子張問行者欲行其道於天下也孔子則曰言苟忠信行苟篤敬雖蠻貊可以行如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亦不可行忠信合而言之即誠也篤敬者誠於敬也蓋地無遠近同此一理人無華夷同此一心未有誠敬而人不心服者也未有不誠不敬而能使人心服者也故言之與行必誠必敬無一念之舍無一息之違立則見其參列於

前在車則見其依倚於衡涵養操存之熟心與理一故其形見如此若是將何往而不行子張欲行之天下而孔子教以反之身是雖為學者言然人君之道亦不外乎此古昔帝王能使四夷咸賓者其誠敬有以感之也後世人君道不行於妻子者以其不誠不敬故也聖人之言上下俱通大抵若此豈獨學者所宜書紳佩之哉

王藻

禮記篇名

天子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

臣按古者建官皆所以約飭人君之身使之心正意誠而無言動之失也故一動則左史書之一言

則右史書之事。爲春秋言。爲尚書。其來尚矣。今即舍人之設。乃其遺制。又許直前論奏。以正救於未形之先。制雖不盡古。而意則猶古也。必擇其人以舉厥職。使於人主言動。無不得書。則庶乎其有儆矣。

表記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禁猶謹也。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敝。則民謹於言。而慎於行。臣按。道人以言者。謂以言辭命令。開導而誘掖之也。然言可以導人之善。而不能禁人之不善。禁人之不善。其必以行乎。蓋天下之理。有諸已而後可。

以責諸人。無諸已而後。可以非諸人。已無不善之行。雖不禁人人自從之。已有不善之行。雖欲禁人人必違之。故空言不可以禁人。惟實行乃足以禁人也。夫言出於口。至易也。然不慮其所終。則一言之過。貽患將不勝揅。行出於身。亦至易也。然不稽其所敝。則一行之差。流禍或至於無窮。不善者固不足言善矣。而慮之不深。稽之不遠。未有不反而爲不善者也。老莊非善言乎。其終爲浮虛之害。夷齊非善行乎。其弊有隘不恭之失。况尊居人上。言行所關。安危自出。故必謹之審之。而不敢苟。則民

亦從其化而不苟於言行矣慮終稽弊之言尤人主所宜知故錄焉

漢董仲舒告武帝曰言出於已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

全文見帝王之學

臣按爲善之道未有不自細微始其不善亦未有不自細微積故舜禹君臣一則曰幾二則曰幾後世人主或昧乎此是以滔天之禍或濫觴於片言累世之患或推輪於跬步可不戒哉

以上論謹言行

成王命召公畢公相康王曰思夫人自亂其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

釗康王名冒妄也貢進也非是非之非幾微也

臣按呂祖謙曰斯言也蓋成王平日至親至切之學至是始發其祕也周公精微之傳成王得之將終乃以示群臣孔子精微之傳曾子得之將終乃以示孟敬子皆近在於威儀容貌顏色辭氣之間然則周孔豈惟同道其用功之次第品目亦莫不同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蓋莫非天命也躁輕縱緩自踰其則特人自亂之耳天秩何嘗亂哉曰思夫人自亂其威儀遡其語

意之深長可見其觀之遠也威儀失則豈惟形於
事見於行然後當戒一俯一仰毫釐之間即非天
命已有進于非之幾矣曰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
味其告語之嚴密可見其精之察也用力於聖學
者其可不從事斯語乎臣謂威儀者內心之表也
內心正則威儀之形於外者亦正此善之幾也內
心不正則威儀之形於外者亦不正此惡之幾也
非之幾猶言惡之幾也祖謙以為告語之嚴密豈
不然哉

抑之首章曰抑抑威儀惟德之隅抑密也隅角也二章曰敬

慎威儀維民之則則法也五章曰敬爾威儀無不柔嘉

柔安也嘉善也八章曰淑慎爾止止容也不愆于儀愆過也不僭

不賊僭差也賊者凶暴之謂鮮不為則九章曰溫溫恭人維德

之基

臣按此衛武公自警之詩也十有二章之中言及
威儀者凡五六抑抑云者密而又密也觀威儀之
嚴密則可知其德之嚴密猶見隅角之方正可知
其宮庭之方正也有諸中必形於外其可揜也哉
民視儀而動聽倡而應者也上能敬慎其威儀則
可以為民之法矣上能淑慎其容止不愆于儀形

無僭差無暴亂則民鮮不以爲法矣溫者和易之意築室者以基爲固修身者以敬爲先故此溫溫恭慎之人有立德之基也首章曰德之隅此章曰德之基熟味其辭武公作聖之功於是焉在其可忽哉

衛侯在楚北宮文子

衛大夫

見令尹圉之威儀

圉楚公子言

於衛侯曰令尹其將不免詩云敬慎威儀維民之則令尹無威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

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富而開習貌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内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臣按自古言論威儀未有若北宮文子之備者有威而可畏之謂威威非徒事嚴猛而已正衣冠尊

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夫是之謂威儀非徒事容飾而已動容周旋莫不中禮夫是之謂儀然君有君之威儀臣有臣之威儀梁襄王君也望之而不似君非君之威儀也令尹圉臣也見之而似君非臣之威儀也當是時令尹圉專楚國之政有篡奪之心焉故形諸威儀必有僭偏于上者故北宮文子知其不終也未幾以篡得國果不能終當春秋之世聖學之傳未泯名卿大夫率以威儀觀人晉侯受王脩惠公內史過曰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而晉侯果失國成子受服于杜不敬肅公劉康公曰成子脩棄其命矣而成子果卒于行蓋威儀者德之表也德有敬慢形諸外者亦然故君子因其外以覘其中見其容止而知其禍也自在位可畏以下凡十言所謂動容周旋中禮者非盛德積於中安能有此爲人君者其亦勉諸

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臣按人之動作威儀非可以強爲也天地有自然之中而人得之以生故動作有動作之則禮義有

禮義之則威儀有威儀之則皆天命一定而不可
違者也能循其則者順天地之命者也故曰養之
以福不能循其則者逆天地之命者也故曰敗以
取禍然所謂能與不能者豈有它哉亦曰敬與不
敬而已矣

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

暴慢

謂容貌之麓暴慢易也

正顏色斯近信矣

信實也

出辭氣斯遠鄙

倍矣

鄙倍謂辭氣之鄙野悖戾也

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臣按此曾子垂沒之言也道無精粗之間然君子
必以躬行為本故所貴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者

持敬之有素也正顏色斯近信者存誠之有素也

出辭氣斯遠鄙倍者涵養之有素也此曾子平生
積學之效故於此以告孟敬子焉三者脩身之要
為政之本君子之所當貴若籩豆禮文之事則有
司存此教人省躬務本之意也

王藻足容重

舉欲遲

手容恭

高且正

目容端

不睇視

口容止

不妄動

聲容靜

不噦咳

頭容直

不傾顧

氣容肅

似不立

容德

似有

朱熹曰自頭容直以下皆敬之目也

漢成帝即位丞相匡衡上書曰聖主之自為動靜周

旋奉天承親臨朝享臣物有節文以章人倫蓋欽翼
祗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躬嚴格
臨衆之儀也嘉惠和說饗下之顏也舉錯動作物遵
其儀故形爲仁義動爲法則諸侯正月朝覲天子天
子惟道德昭穆穆以示之昭明也穆穆者天子之容又觀以禮樂
饗醴廼歸故萬國莫不獲賜祉福蒙化而成俗今正
月初幸露寢臨朝賀置酒以饗萬方傳曰君子謹始
願陛下留意動靜之節使群下得望盛德休光以立
基楨天下幸甚上敬納其言

臣按匡衡之所以告成帝者善矣帝亦臨朝淵默

尊嚴若神史氏稱其有穆穆天子之容然湛乎酒
色不知主敬以立其本則所謂威儀者亦徒矯飾
於外而已非所謂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也然
衡之言實天下之名言也故錄焉

以上論正威儀

子性道行

製禮延歸故必上篇五篇

論之言實天下之言也姑擬意

於此而曰非此體體容固於中豈益於之至也

而不暇主體以立其本限此體與兼皆亦非辭賴

於此而曰非此體體容固於中豈益於之至也

